

天一亮，當陽光就著窗沿爬進室內再漫到床上那深紅大被時，金色長髮被照的閃閃發亮的男人睜開了雙眼，深邃如大海般的碧眼。

碧斂瞓了瞓因陽光直射而不適的雙眼，稍好一點後便望向那隻正搭在他胸膛上潔凜的手，沿著手臂往上看，是個有著一頭金色長髮的女子，陽光在她臉上遊走，小臉膚白、五官清麗，臉頰透著些許紅潤，紅唇微微嚶語，即使閉著眼在她身旁也能感受到一種安寧穩定的氣息，一個如天使般不應該在凡間的女人。

碧斂將她的手收入被中，仔細的蓋好後側過身、支著頭，細細的打量著身旁的她，她大手慢慢摩娑著她的臉頰，像在確認什麼，又挑起她的發絲細細搓揉，眼卻一瞬不瞬的盯著她。

女子感應般的輕顫了纖而長的睫毛，復皺了皺眉才吃力的打開眼，是一雙溫柔得能包容全部的眼，淺色的眼眸似有光被困在裡頭再也出不去。

她揉揉雙眼，伸出手貼上碧斂的臉龐「小碧斂、早安阿～」手掌往上輕撫著他的頭，記憶中的她的確是這樣，碧斂握住她的手「母親，早安吻呢？」他微笑的看著對方，身體緩緩的靠近她。

女子抬起頭唇在碧臉的額頭輕觸了一下，「好了。」碧斂為她將枕頭移近讓她更舒適的躺著，撩起被子為她蓋好。

「那麼我就先去更衣洗漱，母親再躺躺吧！」說完掀起大被下了床，裸露的上半身頓時暴露在陽光底下，肌理分明的線條蜿蜒在他白皙透著健康紅潤的皮膚上，一舉一動中透出高尚貴族的氣質，他一邊換衣服一邊想著那天……

那天，稍稍反擊了名為鎮長的那個男人以緩解心中的不鬱後，碧斂有意無意的就將這件事置之於腦後。

天空中雲裡還透著濛濛曙光的晨曦時刻，碧斂走向馬廄，遠處一個佝僂著身軀的老人提著水桶慢慢走過來。

「碧斂、又來帶豪爾斯出去兜風？牠見到你一定很高興，這傢伙誰也不臣服就只對你肯低下牠高傲的頭。」老人拍拍他的肩膀，「趁天還不熱快帶牠出去吧～早上的風可涼呢～」老人笑呵呵的催促碧斂。

他走進馬廄深處，一匹毛色黑的發亮、體型健壯的黑馬發出嘶嚕的聲音，如同是在跟碧斂打招呼一般，走近豪爾斯他摸了摸牠漂亮的鬃毛、拍拍馬頭。

「豪爾斯我來帶你去散步了！」將豪爾斯牽出馬廄放上馬鞍，碧斂腳一蹬一個旋身就上了馬背，給老人打聲招呼就策馬離去。

碧斂跳下馬背，放任豪爾斯靠近溪河玩水「豪爾斯在這裡等我。」牠發出嘶鳴回應。

他朝林裡的更深處走去，就在剛才碧斂還奔馳在林間時，他不時聽見一陣熟悉的歌聲隱約從林裡深處傳來，隨著腳步趨近，那歌聲越漸清晰，同時也一聲一聲的打在他心裡，記憶裡的畫面不斷由淺變深，越來越鮮明、令人無法抗拒的歌聲正引誘著他走入深林。

然後、

他看見了，

那個女人，

從他三歲之後再也找不著的那個女人。

她就站在林中的空地，旁邊一圈樹林包圍著她，一頭柔順的金色長髮徜徉在晨曦的照射下，反光使他看不清楚她的面容，耳邊傳來陣陣熟悉卻又陌生的曲調，腳步不由自主的靠近那個女人，他在離她還有三步的距離時停了下來，她停下歌聲微笑歪著頭對他說「小碧斂、你長大了呢～」她雙手背在後面就這麼微笑的看著碧斂，深深的看著，淺色的瞳孔閃著金光。

三步的距離對碧斂來說已是太近，他甚至懷疑再靠近一點眼前的這個人是否就會消失，拼命的阻止自己往前的慾望，直到那女人喊出他的名字時他輕顫了一下身體，喉頭哽咽、堆積了太多的話語讓他潰不成聲，最後只擠出兩個字「媽……咪……」

那個女人向他跨了一大步俯身抓起他兩側的雙手握緊，仰頭看著碧斂「小碧斂，媽咪在這裡喔！」

「是妳……」哽咽的幾乎聽不見。

「是媽咪喔。」

沉默的十秒之間，碧斂睜著他的雙眼緊緊盯著站在他眼前這個只到他肩頭的女人，再開口時聲音已無異樣，又恢復成那個冷靜沉著的他，只有雙眼微紅能顯示出他剛才的激動。

「是的，母親，我已經長的這麼大了。」反手握住對方的手。

「那媽咪可要好好的看看你。」拉下他的手使碧斂彎下腰來，她仔細的端詳著碧斂。

半响

「不愧是我們家的小碧斂、長大了也一樣的這麼帥～媽咪最愛你了～」

她突然伸手環住碧斂，臉頰在他胸膛蹭了蹭。

「雖然肉肉比以前硬了點。」

語氣有點不忿，但碧斂卻不禁笑了一聲，確實，她以前老愛抱著他猛蹭狂蹭，還邊說著他的嫩豆腐只能是她的話語，他不想深究她為何會出現在這裡。

至少、不是現在。

「母親要和我回家嗎？」他知道她會答應。

「好阿，但是這裡現在不是出不去嗎？」疑惑的看著碧斂。

「我是說這裡的家。」

他蜷起食指與拇指發出哨音，不時一匹毛色油亮的黑馬從林間出現，馬兒蹭了蹭碧斂，看見旁邊的女人 時卻顯得躁動不安，直踢著還沾著水珠的馬蹄。

「豪爾斯、這是我的母親。」他拍拍馬兒躁動的頭，女人向牠看去，直直的望入眼簾，牠看看碧斂又看看那個女人後走近幾步也蹭了蹭她。

「母親這是豪爾斯，我抱你上馬吧！」碧斂橫抱起她時，在手中幾乎沒有的重量讓他眉頭一皺，將她抱上馬後他也緊跟著一蹬上了馬鞍「駕！」碧斂吆喝韁繩一盪，身影快速的消失在樹林之間。

行至鐘樓時碧斂對她說「母親，這裡很高，要爬很多樓梯，我抱你上去。」不由分說的抱起她走上樓梯，在到達時放下她。

一眼望過去光線照射在大片玻璃上，陽光滲透進來為室內帶來光亮，地上鋪著紅色的地毯，雕著繁複花紋的軟椅與桌子整齊的擺在一旁，挑高的空間上布滿齒輪與金屬正在轉動著，不時能聽到幾聲喀啦聲。

「這裡...好特別阿！」她發出讚嘆「不過就是小了點～」比起寬闊的城堡這裡當然是小了很多。

「這裡沒有多餘的房間，母親可能要和我一起睡了。」

「唉？！小碧斂的房間是哪間？」他指了其中一扇門。

「那...那間呢？」她指向另一扇門。

「那裏有住人了。」女人用懷疑的眼光看著碧斂「該不會是.....女人？！」

「母親，那裏住的是男的。」碧斂好笑的看著她看好戲懷疑的眼神。

『喀啦』她指著的那扇門突然打開，從裡面走出了一個白髮蜜色皮膚的男子，他看見碧斂及旁邊的女子，他知道友人對生人會顯得緊張，拉過女子介紹。

「早安、吉祥，這是我的母親，母親這是我現在的室友吉祥。」

「吉祥你好～碧斂多謝你照顧了。」她拉開裙角對吉祥做了個奇怪的謝禮。

「呃、阿...不、不會、你、好！」吉祥緊張得滿臉通紅，還禮後望向碧斂，他瞧見碧斂望著她的眼神是那樣複雜與懷念，吉祥突然想到一件事....

「碧斂先生.....」他剛張口便看見對面碧斂微笑著對他做了噤聲的動作。

「唔.....」打斷想開口說話的吉祥。

「吉祥、我們先進去了。」對吉祥打了招呼後他小心扶起女人的手，帶她進入了房門內。

房裡除了各種精緻的古物，離窗邊有段距離放著一架睡上三個人都還綽綽有餘的大床，紅色床幔收在床柱旁，再過來隔著一架屏風放著可坐進兩人的大木桶。

女人東摸摸、西摸摸顯得相當興奮，摸遍一圈之後轉過身拉住他的手臂「呐、呐～小碧斂、媽咪睡哪裡？我想和小碧斂一起睡阿～好久沒和你一起睡了～」她興奮的搖著他的手。

碧斂低頭看著她期望的目光眼中閃現一絲複雜，思考數秒無奈的對她笑道：「這裡也只有床能讓你睡，當然是跟我睡。」

女人逛的盡興後坐到床上一角「小碧斂，媽咪有點累了想先睡一下好嗎？」她蒼白著一張小臉，陽光照在身上似乎也得不到溫暖，周身暈著光就怕下一秒會化為光點消失，掀開被子脫了鞋就躺上床去。

「晚安，我的小碧斂。」

碧斂走近床沿，看著那女人不到一盞茶時間就熟睡的顏容，拉起紅被將女人蓋得更緊密，雖是夏季這屋子裡卻不顯躁熱，而那女人就跟他記憶裡一樣虛弱，他最多的時間裡是見到她躺在床上的樣子。

這一覺很深很沉，直到了月上中天，雲影遮蔽，窗前的月光透不進漆黑室內，女人張開雙眼摸黑走下床。

「碧斂、小碧斂，你在嗎？」她不斷呼喚著，空間突然亮了起來，碧斂甩甩手中還閃著火花的火柴棒，房裡點了四盞燈源，空氣中瀰漫著燈油燃燒的味道。

「母親、我在，我幫你帶來了食物和換洗衣服。」端過一旁的食物遞給她。
「衣服幫母親你放這邊，後面洗澡水熱好可以用了。」女人放下食物拿過衣服走到屏風後。
「小碧斂真是體貼～」她邊脫衣服手伸進木桶裡試試水溫「碧斂要和媽咪一起洗嗎？」從屏風後探出一顆頭，漾著笑臉看他，「來嘛～小碧斂，媽咪幫你洗香香，呵呵。」

他就坐在漸出的月光底下，頭斜靠在沒有拉上的布幔，聞言看向屏幕旁露出微笑的那張臉，「母親……我已經不是小男孩了喔，你還要幫我洗香香嗎？」

他坐正姿勢，手指交疊雙肘靠在膝蓋之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盯著她，「唉？！小碧斂就是小碧斂應…該沒…關…係……」邊說就看到碧斂從椅子上站起，在走向她的同時邊解開衣扣，到達她面前時他已光著上身。

「沒關係……嗎？母親，還需要繼續脫嗎？」碧斂瞇眼看著那個躲在屏風後的女人，雙手做勢放在褲頭上。

「還、還是…不用……不！但是..是小碧斂，我想幫小碧斂洗香香阿……」女人臉上透著紅暈，手在頭上亂抓著頭髮，眼神亂飄。

「母親我真的已經長大了…」他拉起女人的手貼至他的臉頰「母親趕快洗吧！我早洗完了，別讓肚子餓著。」說完轉過身慢慢走回窗邊，中途彎下腰撿起上衣時後面傳來聲響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母親？！」

「沒、沒事」她縮回屏風後開始洗浴。

「小碧斂～媽咪洗好囉～」那女人從屏風後跳出來，她穿著一襲白色連衣裙，沒有過多的花紋、沒有任何的裝飾，就只是簡單純白的絲質衣料做成，穿在她身上向他跑來，衣著飄飄，有如天使。

「母親別跑、注意妳的身體……」他伸手接住撲過來的她，扶正她拿過桌上的食物再次交給她，她拿起一塊優雅的送進嘴裡，即使不用刀叉她依然充滿了高雅氣質。

「小碧斂～來～你也吃～」拿起一塊餵向他，「不、這些都是母親的份，我已經吃飽了。」擋住她送來的食物。

「好吧、我自己吃！」她將食物塞進雙頰，使雙頰微鼓像倉鼠一般，碧斂為她端上水「唉...母親...」還是跟以前一樣喜歡拿食物洩憤，「別吃太快.....」

「誰叫你不讓媽咪餵了！」女人嘟起雙唇微忿，繼續往嘴裡塞食物。

他拿起帕子幫她把嘴邊的碎屑撥掉「母親，還想睡嗎？」挑起布巾擦拭著她微濕的髮尾。

「唔、還有一點睏意....」她看看窗外的天色....

「小碧斂天都這麼晚了，你應該想睡了吧？和媽咪一起睡！媽咪給你講床前故事！」說完拉著碧斂雙雙躺平在了床上，還是那些他三歲她就講過無數次給他當催眠曲的幼稚故事，她講得興致勃勃，他也津津有味的聽著。

一週，整整的一週，他帶著她騎馬、遊山玩水，日子快的似水流。

他換完衣服後走出房門為她端來了熱湯，「母親，趁熱喝。」伸長手將碗遞給她。

「不要、小碧斂幫我拿著！」她將手背道身後，一副我就不想拿的模樣。

「.....」碧斂靜默了三秒。

「好，我幫你拿著，趁熱喝吧！」

女人就著碧斂的手湊上前揚唇喝了一口，只一口、女人嘴角便溢出一絲血跡，身體頹軟的倒回床上。

「小碧斂...你....」碧斂直起身子將碗置於矮桌上又坐回床邊。

「母親，湯好喝嗎？這可是我特地請朋友為妳特製的湯品。」碧斂為她蓋好被子。

「你.....」

「母親、不，應該是媚魔吧？不過妳現在還是這張臉，我也不想改稱呼了！」笑笑的看著女人。

「想問我何時知道的嗎？偏不告訴妳、母親。」

她能感覺到身體裡逐漸失去的生命力，眼皮越發的重。

「其實.....這些日子我很感謝妳，為我填補了相當多的缺憾...」將女人不齊凌亂的頭髮撥至耳後，「母親，我也沒有怪過妳為何從小就不在身邊....」意識到什麼停住了嘴。

「就算妳是假的，我也不忍對妳刀刃相向.....」

三天前，他抽空來到聳立在河邊的木做小屋，走上樓梯敲了敲門，一個碧藍色頭髮的爽朗女子打開了門。「碧斂先生？！你怎麼會來這裡呢？」碧斂對她問好，並告知來意，確定女子答應後對她道了謝隨即告別。

「我想...讓你平安的走，好嗎？媽....咪....」

碧斂身手抹過女人的雙眼，拇指擦過血絲將她的雙唇染的艷紅，那是從未在她身上出現過景致，她秀髮披散在花紋繁複華麗的床罩之上，身上蓋著絳紅色被單，純白透明的肌膚襯著一點絳紅，說不出的華貴與....寂寥。

碧斂坐在床邊深深地看著她，像是要將她的容顏刻印在心底，床上的女人逐漸化成光點消散，他撿起遺留在床上的項鍊握緊，被上悄然地落下兩點水漬將它渡染成更深的紅。

「媽咪.....」張手遮住了雙眼。

FIN.

其他待補：

- 1.媽咪人設/爹地人設。
- 2.反擊前勇者的7人前置。
- 3.插圖數張。